

日本电视  
精装小说

小松江里子 著  
廖丽慧 译

# 彷徨少年时



树梢上，青嫩的绿叶，新芽初发。  
正如嫩叶循光生长，  
少年也随著他们的命运勇往直前。  
尽管对人生充满了迷惘和不安，  
他们依然相信自己、相信明天。  
那单纯坚毅的生命力，  
使人生显得那样辛酸而悲哀，  
但也因此才显得美丽。

# 当悲伤一再来袭，便成了孤独……

日本电视剧：华视、卫视中文台、香港翡翠台热情播放中

ISBN 7-80599-490-9



9 787 05 994901 >

ISBN 7-80599-490-9/I·14

定价：15.00元

# 彷徨少年时

小松江里子 著  
廖丽慧 译

延边人民出版社

[吉] 新登字 08 号

日本电视精装小说

彷徨少年时

小松江里子 著 廖丽慧 译

责任编辑：赵得祥

\*

延边人民出版社出版

---

各地新华书店经销 长春市鸿发印刷厂印刷  
850×1068 毫米 32 开本 10 印张 280 千字  
1997 年 6 月第 1 版 1997 年 6 月第 1 次印刷  
印数：1—8000 册

---

ISBN 7—80599—490—9/I·143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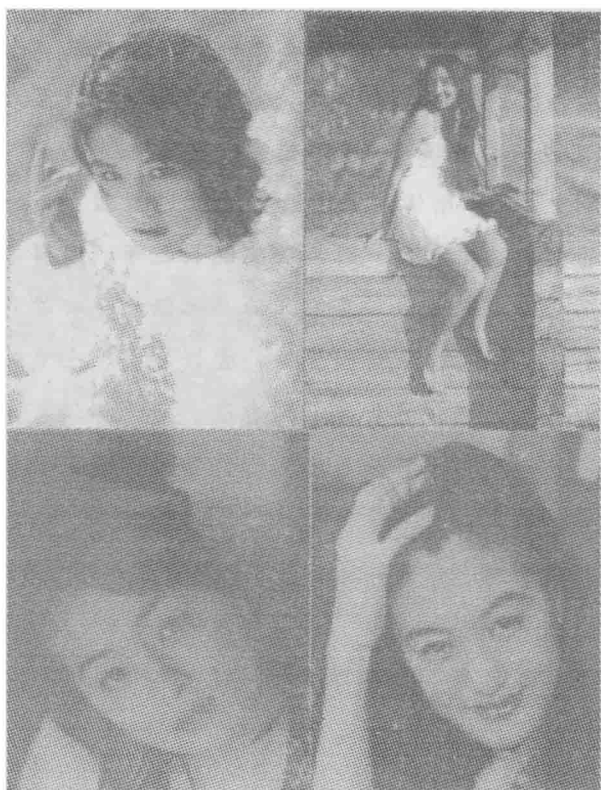
定价：15.80 元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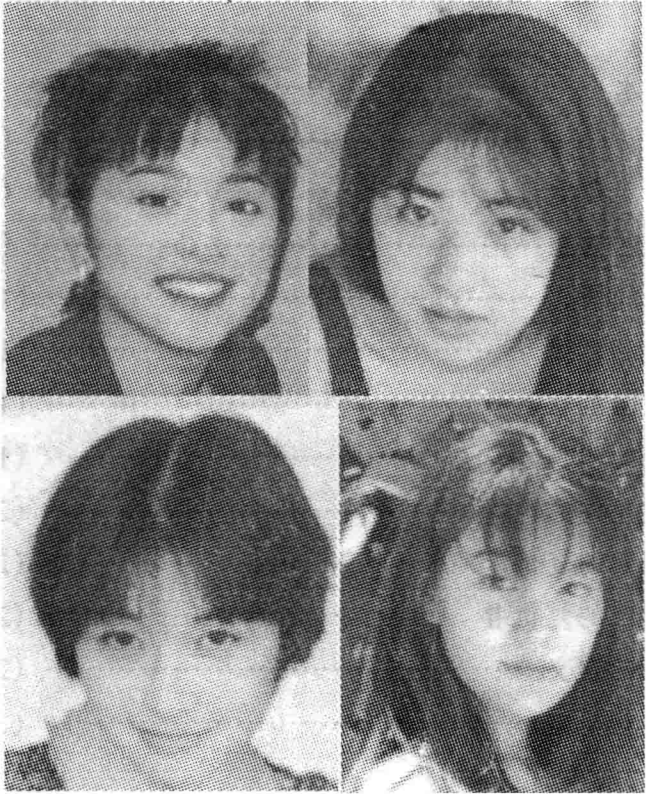
## 前言

“彷徨少年时”是堂本光一和堂本刚，继“人间，失格”后再次携手演出的作品。本剧于九六年四至六月在日本TBS电视台播映时，有不错的收视成绩。

剧中，堂本刚饰演家境清寒的上进男孩，兼顾学业和家计的重担。堂本光一则为医院院长之子，因得不到父亲的眷顾而欲逃脱父权势力的压力。他俩除了相知的同窗情谊之外，更有情和爱情的爱憎纠缠。吃重的“心戏”对刚和光一平日培养出来的良好青涩年少的苦闷和彷徨，他俩之间，难以抉择的女孩不俗。

片头曲“F”出惆怅的情怀；片尾曲。





## 目 录

泪 水 .....	(1)
奋 斗 .....	(28)
成为朋友之日 .....	(55)
禁忌的初恋 .....	(83)
父亲的情人 .....	(107)
虚假的幸福 .....	(130)
勇敢的沉默 .....	(154)
背叛的明日 .....	(183)
不被允许的纯爱 .....	(205)
对朋友的复仇 I .....	(229)
对朋友的复仇 II .....	(252)
生命的意义 .....	(282)
后 记 .....	(310)



## 泪 水

在高高的小丘上，有一棵好大的榉树迎风摇曳。白天，绿油油的榉树在阳光下闪闪发亮；到了夜晚，榉树则一边轻声低语，一边守护着这小小的城镇。

小镇中央有一条河，汨汨而流，把居民一分为二。河上的小桥，画出一道高而优美的弧线。

在朝阳下，相泽武司正坐在一辆巴士里面打盹。天气出奇地好，虽然是要去参加名校“嘉南高中”的开学典礼，他的膝盖上仍摊着一本参考书。当他慌忙冲下巴士时，几乎所有的新生都已经准备进入会场了。武司急忙在公布栏上确认自己的班级，突然，他注意到屋顶上有一个学生。

“那个家伙在那里干什么？……”

那个学生正打算跨过顶楼的围墙。

武司大吃一惊，立刻掉头冲向校舍。他的眼神十分坚定。一进入校舍，他三步并作两步冲上楼，气喘吁吁地来到了顶楼，当他推开顶楼那道厚重的门时，正好与围墙上的少年四目相接。

“喂！”武司向少年唤道，那少年却立刻转身跳了下去。晚了一步。武司屏住呼吸，那一刻，似乎一切都静止了。饱受冲击的武司，茫然走近围墙，怯怯地朝下望。

那少年居然蹲在围墙外侧凸出的部分。

“干嘛？”少年抬头望着武司。

“干嘛……刚刚你不是打算自杀吗？……”

“怎么可能！”少年翻越围墙，跳落在武司的面前。“不过是这个掉了，我去捡起来而已。”他拿出一个昂贵的手表。

“吓我一跳。”武司松了一口气。当他准备坐下来时，那双破烂烂的鞋子便从长裤底下露了出来。

“没见过你嘛。你是新来的啊？”少年故意心不在焉地看了看他，然后温柔地笑着。

“嗯。”

“满行的嘛。据说要进我们这所高中不容易。”少年俐落地拨了拨头发。

“你叫藤木吧？藤木医院的？”

“嗯，我们见过面吗？”

“在这里没有人不知道藤木医院的。我叫相泽，相泽武司。”

武司坐着伸出手来。藤木正打算跟他握手，武司一个使力，就把藤木撂倒在地了。

“这下扯平了。”武司好像报了一箭之仇似的，淘气地笑

着。

藤木也笑了起来。

在今天这样精采的相遇中，谁也不知道有一条大河横阻在前方……

会场中，校长已经开始致辞了。新生一一站在导师的后面，在整齐的队伍中，安静地听着演讲。藤木的父亲——藤木启辅被带到来宾席上。

“据说，长公子久明君，一次就考上了东京大学医医学院，真了不起。这下子藤木医院可就后继有人了。”身兼化学老师及训导主任的泷本谄媚地说道。

“谢谢你。”启辅很有绅士风度地回礼道。

“二公子甲斐君应该是今年吧？”

“嗯，就在下面。”启辅一边就坐，一边搜寻着甲斐的身影。但是怎么找都找不到。学生席上，甲斐的导师——一位年轻的女老师，一直盯着启辅。

武司和藤木甲斐弯下身子，在挂着红白帷幕的会场入口，偷瞄着里面。

“没办法进去。”武司还是不死心。

“放弃吧。”甲斐用教训的口吻对武司说道。当他看到启辅时，整个脸突然沉了下来。

甲斐根本没想到身为医院院长，又是嘉南高中理事的父

亲，会来参加他的开学典礼。

父亲将所有的期待都放在哥哥的身上，而自己，则完全得不到眷顾。孤独的甲斐，开始对父亲产生敌意。

武司和甲斐溜到开满樱花的后庭。

“才刚开学，你就这付德行。”武司嘟哝着。

“校长的话无聊得要命……就跟这个学校一样。”甲斐以充满叛逆的口气说道。

“以前我每次坐巴士经过这个学校时，总是想，希望有一天可以穿上这里的制服。像你这样从小学就念这个学校的家伙是无法了解的。你不知道我有多想进这个学校。”武司直截了当地把自己的渴望告诉甲斐。

甲斐把手伸进口袋里面，说道：“如果不嫌弃的话，这个给你。”武司看他拿出手表。

“给我……？”

“嗯。”

“什么意思？”

“咦……”武司出乎意料之外的反应，让甲斐退缩起来。

“不要摆出有钱人的架子。”武司挥开甲斐的手，手表啪地掉在地上。

武司无法原谅甲斐，他最恨人家同情他。一时之间，他有一种被背叛的感觉，他突然很气自己，竟然会以为甲斐是

个不错的家伙。

学生们鱼贯地从会场走出来。典礼似乎结束了。他们两人尴尬地顺着入学指示的方向，朝教室走去。

一年二班，两人居然同班。导师是教英文的仓桥志帆。看到这个年轻又漂亮的导师，班上的同学显得非常高兴。

志帆简单地做了自我介绍之后，开始发给每个人一张纸。

“请大家在纸上写下自己第一、第二，及第三志愿的大学。”

从学生之间传来一阵骚动。

“这不就是你们这三年的目标吗？”志帆拉开喉咙吼着。教室顿时静了下来。

一直盯着武司，看他把纸传到后面的最上佑人突然意有所指地说道：

“这三年又和你同班了，能和你在一起真教人高兴。”

武司的家是一间又小又旧的房子。在杂草丛生的庭院里，妹妹幸正笑嘻嘻地欣赏插在水里的花。梳着辫子的幸才六岁。一看到武司回来，她立刻高兴地冲上前去。

“哥哥你回来啦。”

“嗯，小幸。”

“花开了哟。”幸小心翼翼地拿给他看。

“好棒哦，小幸。”武司温柔地笑了笑。

九岁的弟弟勇太在被油烟熏黑的厨房里，练习写汉字。他写了又擦，擦了又写，所以练习簿已经变得脏兮兮的了。

“写功课啊？写得很好嘛，勇太。”武司探头瞄了一下。

勇太一言不发地摇摇头，然后又开始擦起来。

浑身酒臭的父亲悟郎，在纸门的另一侧，倒头大睡。起居室里散落着空酒瓶。自从三年前母亲病故之后，父亲就终日酗酒，在没有固定工作的情况下，过着荒唐的日子。因为父亲的粗暴，勇太变得胆小，不敢直视别人的目光，也不和人说话。

“他说他身体不舒服。”为了安抚武司，幸这么说道。开朗天真的幸，是唯一能为相泽家带来生气的人。在大家极易变得灰暗的心上，她就像是一朵吐露芬芳的小花。

懒得生气的武司无奈地开始收拾，这时，从小与他一起长大的蒨田泉走了进来，她开朗地叫道：“午安。”

“泉姊姊。”幸亲热地跑了过去。对于常常关心、照顾他们的泉，无论是幸、勇太或是武司，都十分喜欢她。

“哪，这是你上次拜托我找参考书。这是我堂哥参加大学考试时用的，有点旧了。”

“谢啦。”武司接过参考书，泉开始打量武司穿制服的样子。

“干嘛呀！”

“你穿起嘉南的制服还挺合适的嘛！”接着，她又捉弄有点害羞的武司说道：“干嘛不好意思啊？”说完，泉一边哼着歌，一边曼妙地转了一圈。

“你在干嘛？”

“我看起来怎么样？”泉拉着明星女子高中新制服的裙摆。

“嗯。”武司故意冷淡地应道。

“喂！”泉催促道。

“挺可爱的嘛。”武司笑嘻嘻地说道。

“是啊！对了，开学典礼怎么样？”泉终于说出憋了许久的问题。

“没什么。”

“有没有什么人可以当朋友的？”

“担什么心啊？我又不是为了要找朋友才选那个高中的。”

“好不了起哦，你再这个样子，我可要把你的秘密泄露出来哟。”

“什么？”

“上了小学还在尿床啦，上森林小学时，还因为想家哭得一塌糊涂啦……”

“喂！”

“上了小学还在尿床，嘻嘻。”幸掩嘴笑出声来，勇太也傻

傻地笑着。

“小泉！”武司真是尴尬极了。

泉回去后，武司立刻就着厨房的餐桌，翻起参考书来。

“肚子饿了。”幸跑过来。

“已经这么晚啦！再等一下，我做点东西给你吃。”武司看了看冰箱。

“啊？武司已经回来啦？最近身体老是不舒服。我原本打算去工作的。”悟郎全身无力地支起身子。

“你昨天也没去吧？你老是不去工作怎么行呢？你酒喝太多了吧？！”

“你敢教训你老子？”悟郎一付要找麻烦的样子。

“教训也没有……”武司不客气地回道，接着就走到厨房去。

“炒饭好吗？”

“嗯。”幸答道。悟郎从里面走到厨房，说道：“武司，你刚刚说什么？”

武司不答腔，开始炒饭。

“我问你说了什么！？”

悟郎从武司手里抢过平底锅，把炒饭的材料全都丢到流理台上。

“你说啊。”悟郎执拗地追问道。



“你的薪水全都拿去喝酒了……若是父亲的话……是父亲就该……”武司一边瞪着他，一边打算把心中的话全都一吐为快。

“哥哥。”幸阻止道。勇太在一旁发抖。武司硬是把要说的话吞了回去。

“是父亲的话，要怎么样？”

“……没什么。”

“你真是个好儿子啊。”悟郎哼地一笑，又若无其事地把酒倒进杯子里。

甲斐的家位于河边那栋现代化建筑——藤木医院的后面。他有一个看来理性而温厚的父亲、温柔的母亲，以及样样优秀的哥哥。表面上看来，这是个富裕、美满的家庭。

启辅在院长室里查阅病历。

“这个还给你。”甲斐把手表放在启辅的桌上。

“你没有参加开学典礼？这是特地买来给你做为高中入学礼物的。收下吧。”

“我没有资格拿这个东西。”

“你是我的儿子，当然有资格。”

“你真的这样觉得吗？”

“下次不准再这样了。”

在这个温和的父亲面前，不知怎地，甲斐用一种反抗的